

楔子：2003年3月

「咦？」採訪主任用力眨了眨眼睛，快按了幾次更新按鈕，但還是一樣：原本掛到頭版轉三版，三條一共一千六百字的稿子，其中兩條被清空得一字不剩，另一條只剩兩百字：

「記者古宇同/台北報導

一名年約35歲的女子，昨天下午在士林情報局大門口倒地身亡。警方在她身上發現幾顆含氰化物成分的藥丸，目前朝自殺方向偵辦。

情報局相關官員向記者透露，這名女子從昨天下午就在情報局四周徘徊，門口衛兵雖有警覺，多次注意到她在附近遊蕩，但畢竟在營區以外，無法干涉或上前盤查。之後她在營門外數十公尺處突然倒地，衛兵見狀連忙上前關心，並且撥打199報案，但在救護車抵達之前，這名女子已經失去知覺。

官員強調這名女子，「看起來像是像是精神病患」，全案已經交由警方處理。」

不敢置信的採訪主任抬了抬身子，遠遠看到古宇同還在座位上講著手機。顧不得等他講完，直接按了內線。古宇同聽到電話響起，顯示主任來電，忙把手機放在一旁，接起話筒。

「你那稿子呢？」

「刪掉了。」

「刪了？！為什麼要刪？」

古宇同聲音突然轉小，「剛才局長自己打電話來，跟我說我們查證的那個人已經回國了，死的這是另一個人，完全是神經病。」

「但我們就這樣相信他？鬼話！他是來搓湯圓的吧？！」

「但我們也沒有證據說他一定不對啊？」

話說到這裡，就表示記者不肯出手，到手的獨家飛了。採訪主任長嘆一口氣，「好吧！我們這次配合他，但你提醒局長，以後要記得隨時接我們電話，該要有『表示』的時候也不要忘記。」

「好……一定一定。」

古宇同放下話筒，再拿起手機匆匆交代：「好了局長，沒問題，解決了。」

手機還來不及放下，鈴聲又響起來，古宇同一看顯示，默默關掉聲音，把電話翻了個面。今天就不接了，接了他又不知道要抱怨多久，只是這位老哥明天看到這條新聞寫成這樣，自己爆的料一個字都沒登，應該會氣得打來咆哮至少二十分鐘吧？！但沒法，維持好和現任者的關係，還是最重要的。

第一部：越境交通黃敏聰

第一章

1.

踏進機門前，黃敏聰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。沒有尾隨、突然出現，吼叫著追趕他的人。

「過關了嗎？」他還不知道，但一路停不住發抖的手，倒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靜下來了。

走道旁的空姐看了一眼登機證，往機尾一比。這班上海飛香港的東方航空幾近全滿，補位的黃敏聰被安排在最後段，身型魁梧的黃敏聰看到要被夾在其它旅客中間，皮膚已經開始發汗。但顧不得這麼多了，能走脫才是最重要的。

黃敏聰一手提著一只網球袋，一手扶著比他略高一些的行李櫃，半側著身一路走到機尾，走道上還有不少舉著行李往置物櫃硬塞的旅客，黃敏聰走走停停，正側身擠過一位半天放不進行李的婦人。背後沉悶「碰」的一聲，機門關上了。黃敏聰深呼一口氣，又是一顆定心丸。

機門口的推車上只零星剩些南華早報、金融時報，中文報紙散落在一個一個座位的旅客手上，「陳水扁：民進黨應組跨黨派全民政府」、「宋楚瑜全省走透透」……黃敏聰掃視這些台灣報紙，心裡暗記：這個是台灣人，那個也是，那裡也有……。

走到最後一排，黃敏聰挪了挪櫃裡其它人的行李，把自己的網球袋塞進去。螢幕上已經開始播安全影片，站上走道的空姐空少比手劃腳，開始示範安全帶和救生衣的用法。黃敏聰向走道位的客人道個歉，努力自己塞進座位，假裝沒看到對方嫌惡的眼神。一靠上椅背，汗水立刻滲過了內衣和襯衫。冷汗、熱汗流得他滿頭滿臉，黃敏聰撕開紙巾抹了兩下。飛機已經開始後退。

黃敏聰心裡的時針分針轉得飛快，心裡盤算兩個小時後到香港，屆時不出機場，直接櫃台買票，踏進華航才真是平安脫身。正想著，引擎聲拔高起來，飛機正要往前滑行，突然像斷線停電一樣，聲音沒了，飛機硬生生的下來。黃敏聰心頭一緊，眼角一瞟窗外，五、六部轎車朝著飛機開過來，不遠處五、六個地勤人員正推著一座登機梯過來。

「還是來了！」黃敏聰深呼吸了一口，原本應該帶他脫困的機艙如今成了困住他的牢籠，三分鐘前歷歷在目的逃脫場景，像肥皂泡泡一樣瞬間破滅。十多個小時的逃亡就要結束，黃敏聰瞪著前座椅背，等等機門一開，未來的命運自會快步找上他來。

「誰是黃敏聰？」一位穿著白襯衫、黑西褲，留著平頭的中年男子站在走道頭，繃著臉向著機內大聲喝了一句。黃敏聰深呼吸一口氣，舉起手朗聲回答，「我是」。話說完，竟生出一種奇特的輕鬆感。機艙裡轟得一聲，四下爆出微微的驚呼。

「有點事情請您幫忙，麻煩跟我們去一趟，晚兩小時走可以嗎？」中年男子語氣和緩了一些。「謝謝大家，不好意思耽誤時間。」這句話對著其它乘客。

「你有行李嗎？」一位空少快步走到座位邊。

「有。」黃敏聰拿出網球袋，用手背抹掉額頭不停冒出的汗珠，低頭看到身邊乘客手上的《聯合報》，心念一動。

機艙走道原本就不寬，黃敏聰慢下腳步，用著極其不標準的台語，對著拿台灣報紙的乘客，邊說邊往外走：

「我叫黃敏聰.....我是台灣人.....我是情報局的情報員.....誰會使幫忙我拍個電話.....給情報局.....我給人掠了。」

突如其來的台語，上了飛機又被帶走的乘客。奇特的情境吸引了兩、三個中年旅客抬起頭來看著黃敏聰，他們的眼神有的迷惑、有的好奇，帶一點驚訝。

2.

「一、中共中央對於台灣選舉情勢的估計如何？可有下發文件指示？
二、近期是否有國家領導人層級的領導人，針對台灣總統大選發表內部講話？如有，內容為何？
三、南京軍區是否有外地部隊移入駐防，或外場軍機轉場進駐？如有，數量多少？
四、此前呈報的60架Su-27採購案，目前進度如何？預計交機時間為何？交機後Su-27的人員座艙比概估為多少？
五、針對美軍航空母艦介入台海，共軍可有新的戰術戰法構想？
.....」

紙上列舉了十來條問題，黃敏聰低頭默念默記，時不時蓋起紙，臉朝天空，試試自己能不能背起來，像個背單字的國中生。從高中畢業進軍校後，黃敏聰就一直留著平頭。除了髮型，他一直留著在部隊裡的說話方式，渾厚明亮的丹田發音，有股乾脆又滿不在乎的調調。

胡聞天在一旁靜靜聽著，雙手抱胸，盯著黃敏聰的眼睛炯炯有神。這位情報局的中校是黃敏聰的聯絡官。這對搭檔身材近似，身高都超過180，局裡長官有時開玩笑形容這兩個人站在一起像「雙塔」，不過黃敏聰顯胖，胡聞天更精壯些。

胡聞天和黃敏聰一起進入「玄武專案」已經四年，黃敏聰被稱作「交通」，任務是將敵後間諜獲得的情報帶回情報局本部。老派的稱法叫「越交」----「越境交通」，以區別只在國內活動和穿越國境的交通員。交通和內勤情報官相互搭配，黃敏聰出發前

的任務由胡聞天交付，帶回來的資料，也由胡匯整、寫成報告後向上呈送。至於這個專案為什麼同時換掉了內勤情報官和外勤交通員？胡聞天聽過各種流言，但心知肚明自己沒有問出真正答案的分量。

看黃敏聰記得差不多了，胡聞天讓他再背一次，邊聽邊修正，直到一字不差地背了三次，胡聞天笑了笑，「可以了，小黃一路上記得時不時多背一背，但可別念出聲。」

胡聞天掏出打火機把紙片點著，讓紙灰一塊一塊掉進煙灰缸裡。最後，他把手指捏住的一小角也往裡一丟，往煙灰缸裡倒了半杯水，拿一根筷子，把紙灰擣碎。

「好了。然後你要帶的東西還有這些。」胡聞天打開了自己的袋子，拿出一本巴掌大小的筆記本。「這是密寫本，上頭記的蒐集要項和你剛才背的一樣。只要有一點不對，馬上撕碎銷毀，最好能沖進馬桶。可是就算本子沒了，你還是能把要項轉達給對象，明白嗎？」

黃敏聰點點頭，再留意到胡聞天拿出一個墨綠色的紙盒，銀色鏤空字體印著ACCA KAPPA，裡頭的玻璃瓶帶著噴嘴，「貴局現在時興搞名牌精品了。」他對著胡聞天噴了兩下。

「不要亂噴，以前我們教做的有的有腐蝕性，鋼筆都能鏽壞」，胡聞天笑著用手擋開，「密寫劑你隨身帶著，交給對象。上次來要我們幫他補充一些，大概快用完了。跟他說，用法和之前都一樣，要冷藏。但這次配方是新的，和之前的不能混用。」

「還是辛曉琪嗎？」胡聞天邊問，邊從袋子裡拿出四盒錄音帶，兩盒《Winter Light》，兩盒《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》。「不太好買了，我轉錄再自己做的包裝。你帶給他，兩盒讓他收藏，兩盒工作用。」

「還是辛曉琪，他真的愛聽，沒事就聽他哼著。有新歌我們就給他買。」黃敏聰笑著把四盒錄音帶收起進袋子裡。

「老哥，我多跟你說一句。」看著黃敏聰把東西一樣一樣收進行李包裡，胡聞天突然嚴肅起來：「玄武案到現在第七年，馮潼替我們工作也第五年了。一個情報來源，一般來講用個六、七年就已經夠本，而且愈來愈危險。現在要想的，是怎麼讓對象有個善終……。」

「上次不是交待，要我讓他找人往下傳？」黃敏聰低聲問。

「馮潼如果退了，能往下再找人接下來最好。老共那邊說發展情報來源要『爬高鑽深』，接手馮潼的人，理論上當然職務高過馮潼最好。目標對象是有了，不知道馮潼對他說破了沒有。如果說破了，你這一趟又多一層危險。因為馮潼要策反他，等於要

向對方坦承為我們工作。馮潼只要一點破，我們也就該安排他脫離大陸了。我看最多到明年總統選舉結束，就該把馮潼接出來了。」

「馮潼離開，有計畫嗎？」黃敏聰追問了一句。

「以往好像有預備過，我沒有查檔案，現在沒時間。你之前不是和他聊過？這次去可以再探探他的想法。」

「嗯，那我也幹得差不多了。」黃敏聰突然冒出一句。

「啊？為什麼這樣講？」

「我不是你們情報局的正式人員」，黃敏聰說，「用你們的話說，我是個『聘用幹部』，和你們簽合約、領薪水。你們有終身俸，我什麼都沒有。當年是為了局裡長官說我有機會恢復軍職，我才願意加入情報局工作，過這種每天耽心受怕的生活，我現在進出大陸、香港的護照、台胞證，都是自己的，假護照、假台胞證我提了幾次？都沒下來。這些沒有我也認了，如果恢復軍職也做不到，我也不想做了。」

「這兩件事開會時我都提了，會上副座的裁示是：護照，立刻交辦；軍職，全力爭取突破。」胡聞天說：「你之前犯的案子是『永久禁役』的，要回任不是不可能，但這要國防部往上報，最上頭同意吧……等下吃飯副座也會來，你和他提提看，他肯定也是這樣回答你。」

黃敏聰瞪著胡聞天，一臉不高興。胡聞天又說：「也許等馮潼結束工作，出區之後，呈報有功人員，你一定在列。到那時第一次總統直選結束，新選的總統也上任了，我們說話也容易一點。是不是？」

「是龍哥當時說有機會，這對我是他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有什麼不行？當年蔡孝乾(註1)匪諜都能當少將……」

胡聞天沈默不語，他知道這是黃敏聰一直在意的事，但想辦成，要上大簽，透過國家安全局再呈給總統，總統同意才有可能。但時機不巧，李登輝任期已經是最後一年，明年總統大選投票，李登輝傳的連戰、民氣高漲的宋楚瑜和訴求「政黨輪替執政」的陳水扁三強鼎立，再加上李敖、許信良兩組，五組人馬全台灣跑行程。他們的安全都得靠國家安全局特勤中心維護。這時的國安局，光策劃候選人維安就佔去大半時間；還有解放軍動態需要預警、監控，情報需求像下雨一樣從國安局落下來。兵荒馬亂，上山想見局長一面都不容易，那有空去為一個聘任的情報交通員回任軍官說項？！但黃敏聰出發在即，不好跟他談這個，只能沈默不語。其實黃敏聰自己也知道，這件事機會不大。再三提起，與其說是要求，不如說是情緒。

見黃敏聰抱怨暫時停下，胡聞天招呼他：「我們先坐吧，處長他們馬上就來，等會吃飯就不談公事了。等你下星期回來，我再請你一頓，就我們倆。」

「還在這包廂？」

「不要，太拘束了。我們外頭吉祥小館最好。我剛放了一瓶陳高在那裡。」

「那好，等我回來喝你的酒。」

3.

走出機場，黃敏聰排在等出租車的隊伍裡，臨要上車突然作勢找不到錢包，只能閃身陪笑，後頭兩、三組的人搖著頭，帶著厭惡的表情上了車。黃敏聰確定沒有車等著跟蹤他後，坐進車裡，交待出租車開到東方明珠塔。想像自己跳進了來來往往觀光客的「人海」裡，海水的包圍會帶給他一點點安全感。

遠遠一部82路公車開近，黃敏聰在關門前忽然跳上車，搭了兩站下車，站定後假意蹲下綁鞋帶，斜眼看著一同下車的三個人向不同方向走開後，他才站起身，招了一部出租車，報上了酒店對面一家海鮮餐廳的地址。

進到店裡，黃敏聰要了一個角落的位置，點一盤黏忽忽的西班牙海鮮飯，吃了大半盤，他突然起身，對著端來甜品，滿眼疑惑的侍搖搖手，在桌上留了三張百元人民幣，不等找錢就走出門外。他直接穿過馬路，斜眼向後，確認餐廳或門口裡沒有人跟上來後，拉開門進了飯店大廳。他和馮潼各自訂了房間，黃敏聰通常早一天到，確定安全後，就等著明天下午碰頭。

一艘遊輪靜靜停泊在黃浦江上，幾個房間裡透出了燈光。太陽就要下山，一天最後的日光來自蘇州河的方向，沿江而上不遠處就是四行倉庫。黃敏聰對著窗外的景色欣賞了好一會兒才把飯店房間窗簾拉下。

黃敏聰記得第一次到上海時，刻意勾留了兩、三天，來到這個國民黨宣傳的抗戰聖地。當年的倉庫還在，但已經被加蓋成七層樓，一樓的店鋪和街上其它的大樓商鋪沒有任何不同，黃敏聰反覆走過兩、三次，才確定這裡就是四行倉庫。

國民黨政府的宣傳是一套，但黃敏聰從小反覆聽長輩說的是另一種場景：1949年初，國軍從上海撤退前在市區裡瘋狂「鋤奸」的情景，「一排一排的共產黨員，就拉在四行倉庫的牆邊當街槍斃，人來人往，誰也顧不上誰……」。

「你不知道那個時候，市區裡共產黨多啊！有些你都看不出來。」想起老人家這些話，黃敏聰心頭一驚。想起這些說故事的叔叔、伯伯有人當年一走就沒有再回上海，五十年後反而是聽故事的人來了，而且和當年的共產黨一樣見不得光。

拉下房間的窗簾，黃敏聰打開電視，聲音調到剛好能遮住兩個人面對面談話的音量。接著拿出手機，撥了一通往北京的電話，響了四、五聲，有人接了起來：

「喂……請問馮老在嗎？我是王傑，王經理。」黃敏聰報上了化名。

「蛤~~！王經理，哪位王經理……」傳來的是馮家老二的聲音，停了幾秒。「我爸爸不在家，出門去了。」

「出門去了？那請他回來給我打個電話。」

「蛤~~！爸爸出門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。」

「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？！」黃敏聰楞了一下，無意識地重覆了一聲。「那我怎麼找他呢？」

「蛤~~！聯絡不上，我們聯絡不上。」

黃敏聰一下子掛了電話，聲音明明很清楚，對方卻連著三聲貌似聽不清楚，拉著長長聲音的「蛤~~」。黃敏聰和馮潼的兒子們沒有交情，但見過不是一次兩次，沒有不曉得他的道理。再者，馮潼生活向來規律，即使剛好出門，也沒有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，甚至聯絡不上。這也是怪。

黃敏聰腦子裡「轟」地一聲炸開：莫非是最壞的事情發生了。該再打一次電話去馮家去確認嗎？不行了，多打一次電話就是多一次曝露行蹤。他倒抽了一口涼氣，控制住發抖的手，撥通了胡聞天的電話：

「吳協理，我是王傑。」

「是，小王啊，到了嗎？」胡聞天的聲音，夾雜在馬路上人、車的背景音裡，聽起來是在路上。

「到了，可是剛聯絡廠商老闆，老闆跑路了，錢都收不到了。」

電話那頭又是「蛤！」了一聲

黃敏聰重重地重覆：「對！……跑路了，錢都收不到了。」這是臨時編出來的暗語，胡聞天應該能意會。

「你那裡……找不到人了嗎？」胡聞天的聲音緊張起來。

「對！那我該待在這裡再找兩天，還是錢不要了，先回台灣？」

「先回來吧！你等等，我到站了，先換部車，我們再聯絡。」

「先換部車」是約定好的暗語，就是要黃敏聰換一部「乾淨」的電話再來聯絡。就在黃敏聰下樓買儲值卡時，胡聞天撥通了副局長丁孟原的電話：

「喂，我是丁孟原。」

「我是胡聞天，副座你在局裡嗎？」

「在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「急事面報。」

4.

外雙溪福林路走到底，上陽明山的仰德大道就在眼前。

陽明山像一座綴滿權力寶石的聖山：山頂有蔣中正總統的草山行館、半山腰有蔣夫人宋美齡創辦，早年招收烈士遺孤的華興中學。中學對面，牆上五個金黃大字：「國家安全局」，情報局本部緊靠山腳西側。情治圈裡的人習慣稱國安局「山上」，情報局做為下級單位，就只好是「山下」。「山下」的西側有座芝山岩，所以也有人拿「芝山」代稱局本部，以山為名，聽起來倒也雄偉，只不過它只有50公尺高。

胡聞天的車子過了復興橋猛力左轉至誠路，左拐右拐走了幾十公尺後，他重踩了一下煞車，好順利轉進雨聲街165巷，這條窄巷只通往一個地方：情報局局本部。一道活動鐵柵門攔在巷底，透過柵門可以看到一座照壁，上頭四個血紅大字，是蔣中正親題的黃埔校訓：「親愛精誠」。胡聞天早在幾個紅燈以前，就把證件拿在手上，在柵門前一停下車就開窗遞給上前盤查的憲兵。同時不等他開口，「砰」一聲先拉開了後車廂。年輕的憲兵感覺到他的急促，很快地用手電筒對著車內和後車廂掃看過一圈，行了個舉手禮，示意他可以進去。

快步走進情戰大樓，胡聞天刷了卡直上七樓，局長孫衍樑、副局長丁孟原辦公室都亮著燈。胡聞天邊走邊想，在上海可能碰上大麻煩的黃敏聰執行的是最機密的「玄武專案」，這項專案歷經「玄武一號」薛智理，到階級、職務更高的「玄武二號」馮潼，兩位內線諜員層級之高，放眼情報局工作的歷史上都罕見。

胡聞天心想，「玄武專案」由丁孟原開案執行，當時情報局局長還是李光權。李光權日後調升國安局局長，情報局長由孫衍樑接任，隨著執行愈來愈成熟，玄武案被看做「鎮山之寶」。所鎮之「山」，既是「芝山」，又何嘗不是「陽明山上」的國安局。胡聞天邊走邊盤算著，一旦最壞的情況發生，免不了會釀成情治圈的一場大風暴。但此時想不了這麼多，先讓黃敏聰撤退才是當務之急。

胡聞天邊想邊走到了丁孟原的辦公室。

「走，上局長那裡去。」丁孟原一見到胡聞天，略問幾句，發現大事不好。立即起身，拉著他就往局長室走。

「報告。」

「副座請進。別客氣。」

孫衍樑從桌上滿滿的公文包後頭站起身來，處室公文鎖密碼表攤在桌上，一把掛在公文包上頭的對號鎖開到一半，他見丁孟原進來，重新把鎖撥亂，把密碼表收進了抽屜，作勢他們在沙發上坐下。

「玄武案交通員剛才回報，馮潼聯絡不上了。」丁孟原開門見山就說。
「啊？！」孫衍樑倒抽了一口氣，但語氣倒還鎮定。「聯絡不上，以往發生過嗎？」
「沒有，馮潼的生活作息一直很規律，約定見面，改時間有過，但都會提前打招呼。像這樣臨時放鴿子的，從來不會。」
「所以這次是約定見面？」
「對，就是越交和他正常約見。」
「這位……交通，就是那位黃……？」
「是，黃敏聰。」
「他現在人呢？」孫衍樑轉向胡聞天。
「這次約在上海碰面，黃敏聰先到，馮潼再南下。但黃一到就聯絡不上馮潼了。」
「黃是怎麼回報的？」
「他說：『老闆跑路了，錢都收不到了』，不是約定的暗號，看起來是他臨時編的，但意思很清楚。」
「副座，以往這種情況，標準作業程序是什麼？再等一等，再試一次嗎？」
「不能等。約唔不到，時間一過立刻就要撤走。」
「要假設最壞的狀況。」胡聞天忍不住補了一句。
「所以兩位的建議都是交通員先回來？」
「要馬上。」丁孟原直接接了話。胡聞天也點點頭。
「好，讓他馬上撤退。但撤退……怎麼出來？有路線嗎？有沒有人接應？」
「他自己撤，我們不會有接應。這個，我們來跟他說。」丁孟原語氣很篤定。
「區內其它同志不能接應他一下嗎？開個車送他一程什麼的？」孫衍樑很是疑惑。
「不行，敵後嚴格禁止任何橫向聯繫；況且黃敏聰可能已經被他們盯上，出面接應他的人也可能會曝光。」

孫衍樑沒有再說什麼，點點頭說了一句：「你們好好安排。這個狀況，我也向『山上』報告一下。」孫衍樑口中的「山上」，指的是國家安全局局長李光權，他是執掌情報機關超過十年的強人，孫衍樑的局長印信，就是從李光權手中接下。「這事看起來非常不妙，可不要自己做決定。」孫衍樑在心裡喃喃警告自己。

***** ***** *****

出了局長室，丁、胡兩人再進了丁孟原辦公室。

「小黃要怎麼走？」丁孟原直接丟出問題。

「明天馬上買機票走是一條路；另一條路，他自己說過他在洞頭有路子，可以密渡(註2)回來。」胡聞天說。

「洞頭？」

「溫州靠海邊的一個縣，他之前在那裡工作過，我猜是有朋友，才會自己給自己安排這條路。」

丁孟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「軍官地圖集」，深綠色的封面燙金印著「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局」，他在浙江、江蘇兩頁反覆翻了三、四次，一邊拿尺量著，腦袋裡卡啦卡啦的打著算盤。

「直線距離就400公里，還要繞過杭州灣，起碼500，太遠了。而且進了浙江都是山路，太危險。」丁孟原皺起眉頭。「這一路估計就要八到十小時，到了洞頭不太可能馬上有船可以出海——當然如果現在讓馬祖站備便，只要小黃能順利出海，我們就有把握在海上接到他。——但如果小黃現在已經被盯上，還要讓他留在區內一天兩天嗎？還是先出區要緊？！」

「但是副座，陸路雖然長，即使被跟上，應變、脫離的空間很大。何況還跨省市，上海和浙江之間還要聯絡協調，那邊的效率未必這麼高。」胡聞天接著說：「反過來，如果搭飛機，一進管制區就跑不掉，出區了還要進香港，共產黨還是構得到，分分鐘都是甕中捉鱉，被盯上了就不可能逃走。」

丁孟原低著頭，沈默了好一陣子，最後點點頭說道：「也對，聽你的。就讓小黃優先從洞頭走。」

胡聞天才回到座位，桌上分機響起，孫衍樑局長再把他和丁孟原找進辦公室。

「你們商量的結果怎麼樣？」

胡聞天報告了兩條路線：一是從浙江密渡出海，馬祖站派船在海上接應；另一條路線是上海飛香港轉機回台灣。前者優先。

「山上那裡，局長有指示？」丁孟原試探地問。

「有。但差別不大。」孫衍樑轉述，李光權對搭飛機這條路線沒有意見；但修改了陸路撤退的方案。「局長認為小黃上了朋友的車之後，可以先說去洞頭，但中途找個理由——換個車都可以，轉到羅湖。」

「到了羅湖之後呢？」胡聞天有點吃驚。

「李局長那裡有人在中港邊界接應他，黃敏聰一到就進香港，再安排他密渡回台灣。」

「但接應他的……」胡聞天沈默了一下，「不是玄武案案內人員的話，會不會有洩密疑慮？」

「多一個備案有好無壞。」孫衍樑有些惱怒，「香港這個接應的人，只要負責接送，不會知道太多，哪有洩密問題？」

一個黃敏聰緊急撤離要驚動這麼多人，胡聞天微微感到不安。但山上、山下兩位局長既然已經決定，也只能從命。他向孫衍樑微一躬身，和丁孟原轉身出了局長室。

兩人出局長室前，孫衍樑突然叫住胡聞天：「陸路到羅湖這條路線，不要一開始就告訴黃敏聰，在他往浙江走的路上再告訴他。」

5.

胡聞天匆忙下樓回到座位，手上捏著一張便條紙，這是他經過一輪協調，整理出的兩條路線：

「陸路到浙江洞頭，密渡出海到馬祖。」

「上海買機票轉香港直飛台灣。」

才理清出路線，胡聞天的手機響了，接的同時，看到三次未接來電，陌生號碼，看來是黃敏聰的新電話。

「小胡，你終於接電話了……你們談好了沒有，現在要我怎麼辦？」黃敏聰急促的聲音混著不滿。

「你換了新號碼打嗎？」胡聞天小心地先問過。

「嗯，只用這一次。」

「好。那你聽著，需要時記下來。你現在馬上出來，有兩條路線……」胡聞天刻意放慢了速度，一來讓黃敏聰容易記錄，二來也希望緩和他的情緒。路線說完，胡聞天接著問：「如果要走陸路，你那裡現在找得到車嗎？」

「我上海有個朋友，在這裡當KTV的經理，我剛才打電話給他，約好了他送我去浙江……不過我當然沒說什麼事。」

「那好。那你找這個朋友。」

「好啦，明白了。」黃敏聰的聲音有點焦急，似乎是想趕緊出發了。

「一路小心，記得不要從飯店check out。」胡聞天停了半晌，「平安回來，我們還要喝酒呢。」

6.

「師傅，我抽根菸可以嗎？」黃敏聰一邊搖下車窗，一邊放鬆了語氣向前探問著。
「可以，隨便吧。」出租車司機頭也不回，眼睛盯著暗黑的路面。

車子向前疾馳，路燈的昏黃光線一陣一陣射進車窗，像把刀，一道一道刮過黃敏聰的臉。他的臉當然無恙，但右手掌真的有兩道隱隱作痛的刮傷，是砸掉聯絡胡聞天的手機時不小心劃傷的。

黃敏聰突然想起袋子裡還有密寫本。他拉開拉鍊，在包裡摸索著找到密寫本，扯下封面，把有密寫文字的幾頁撕得粉碎，碎紙片握在拳頭裡。

黃敏聰點起菸，抽了兩口，把夾著菸的右手伸出窗外作勢彈掉菸灰，拳頭一鬆，撕碎的紙片一下子散得無影無蹤。黃敏聰瞄了一眼，司機似乎沒感覺到什麼不對。

「晚上出來逛逛？」司機試探問了一句。

「是啊，朋友說悶，找我出來聊聊。」

「儂的口音不是上海人？」

「不是，我南方的，廈門。」

「看著不像呢。」

「我老家是山西，爸爸在福建插隊，娶了廈門姑娘，就落戶了。」

「怪不得，南人北相。」

突如其來的搭訕，讓黃敏聰有點緊張。他望向照後鏡，跟在後頭好一段時間的白色桑塔那已經不在了，是換手跟監班嗎？還是自己想太多？如果盯上我，為什麼不動手抓人？是想跟著我抓其它人？還是根本沒事，虛驚一場？黃敏聰沒有頭緒，下意識突然想打電話給胡聞天，一掏手機，念頭一閃：現在打電話，不是蠢嗎？！

黃敏聰讓計程車在西藏中路和福州路口停下，多繞了半個街區才往好迪屋KTV走，沿途擦身而過的年輕男女，一個、一對或者一群，看樣子不過十幾、二十來歲，黃敏聰處在這裡，不僅沒有藏身人群的安全感，反而覺得自己特別突出，所有人似乎都能一眼就找到他。

五、六個小夥子說笑著快步越過黃敏聰進了好迪屋KTV的大門，黃敏聰正要跟著進去，一個時尚的青春女孩攔住黃敏聰嬌聲問道：「知道人民廣場怎麼走嗎？」黃敏聰不好意思拒絕，努力回想剛才經過的地標，大致指了一個方向。但她若不是外地人，就是記心特別差，出了一個街區就不辨南北，黃敏聰仔細說了兩、三次，她才似懂非懂，格格笑著道謝離去。

「歡迎光臨！」KTV自動門往兩側大開，兩個開深V領口，大紅色長裙拖地的女孩對著黃敏聰深深一鞠躬。「先生，有訂位嗎？」一位黑色西服少爺笑著問。

「我來找人的，找你們楚經理。」

「楚經理，您稍等一下。您和他有約嗎？」

「有，約好的。」

「那您.....稍等一下。」少爺把黃敏聰請到一處沙發，讓他坐下，自己走進櫃台後頭，拿起電話。

講了幾句，少爺回到黃敏聰面前：「楚經理今天休假，沒上班。我就記得他今天不在，剛才也去問過，他今天不會來的。」

「可是我跟他約好的十點半，他應該會來的。你.....你可以幫我打個電話給他嗎？」

「您沒有他的電話？」少爺露出了不耐煩，但還是維持住禮貌，「好，我給您打打看。」黃敏聰低頭看了下手錶，十點二十五分。

那位少爺沒有再回來搭理黃敏聰，接下來的十分鐘，黃敏聰一秒一秒地數過去，等一張熟識的臉孔為他救命，但這塊浮木終究沒有出現，黃敏聰只好繼續靠著自己往前游，十點三十五分，黃敏聰驀地站起身來，把自己再投進街上的人群裡。

黃敏聰渾身疲倦，一股燥熱從軀體深處向外發散，不再管任何安全守則，他出KTV就招了一部出租車直接回飯店，房間的電視播著政治評論節目，主持人和名嘴你一句我一句，連珠砲似的語速讓他愈發糟心。他幾次拿起手機又放下。再打給馮潼一次？說不定他回家了，所有事情都只是誤會一場？再打給胡聞天，要他安排人來這裡接？打給上海其它朋友，讓他們載自己往東、西還是南邊任何一個方向？

黃敏聰抬頭望向天花板：那個火災警報器裡有攝影機嗎？他伸手在桌子下頭、檯燈內緣掏掏摸摸，有竊聽器嗎？如果現在房間的角落、暗處或者頭頂上，有一雙眼睛正盯著他，能看盡他的行動，看穿他的想法，那他做什麼都是枉然。但，有這麼一雙眼睛嗎？胡聞天說過，所有的系統，只要是人組成的，一定都會有漏洞。

但問題是漏洞在哪裡？怎麼才能鑽過去？憑運氣？但好運在我這邊嗎？

黃敏聰怔怔地望著行天宮鮮紅色的平安符，他每趟出發前都去求一個帶著，時間一秒一秒走過。如果「他們」要來，也該來了。看看表，還有半小時到午夜。黃敏聰思緒亢奮，但無法聚焦在任何地方，電視轉了又轉，新聞、體育、電影，轉了三輪還是四輪，停不在任何一個節目上。

黃敏聰一手探進包裡，抽出一本《爭鳴》雜誌，原本是給馮潼買的，他很愛讀香港的政論雜誌，總是要黃敏聰過境時幫忙帶一些。黃敏聰有時也讀一讀，但此時此刻，

綿密的字句根本讀不進去。翻了兩下，他站起身，順手把雜誌丟在茶几上。他走到房門後，透過貓眼望向走廊，鏡頭裡空空盪盪的。接下來兩小時，他三次猛然開門探頭出去，但左右走道一望到底，沒有半個人影。

如果有人正在追捕他，此時他們在哪裡？在清查載過他的出租車嗎？或者在清理整個上海今晚的訂房記錄？他們遲早要來的；或者已經來了，只是還在暗處窺看，想要一網打盡黃敏聰所有聯絡人？黃敏聰決定不再聯絡任何人，用最快的方法：天一亮就買機票回台北。

打定主意後，黃敏聰沖了一個熱水澡，放鬆的身體有了一些睡意，他和衣倒在床上。一覺醒來，四點四十分，他打開冷水洗把臉，揹著包包再一次走出房間。他在門把上掛上「請勿打擾」的牌子，小心安靜地關上門。

踏進機場，黃敏聰感覺距離脫身又近了一步。往香港最早一班班機記得是八點左右，能補上位，商務艙也要補。他快步走向港龍航空櫃台。

「我要到香港。」

「您要.....這裡買票？」櫃台裡原本帶點睡意的女職員微微驚訝，很少有人直接到櫃台開票。

「我有急事，要最早的。」黃敏聰把機票和台胞證遞了進去。

「您這要補很多錢喔.....等一下。」女職員敲著鍵盤，盯著螢幕，手指頭「上頁」、「下頁」地經按著。

「商務艙有嗎？」黃敏聰剛問完，女職員桌上電話響了，她順手接起來，沈默地聽著，眼睛仍然盯著電腦，眉頭微微皺了起來。

「好的。」她抬頭向黃敏聰：「黃先生，我們早班的都沒有位置了.....」

「商務艙也沒有？」

「沒有了，如果您趕時間，可以上東航那兒去問問。」她指了指不遠處的東方航空櫃台。

「我排補位呢？」

「您可以排，但早上是全滿的，假期剛過，早上很難有補位的。」她特別加重了語氣：「如果您趕時間的話，我給您簽轉東航，應該快一點。」

「好吧」，黃敏聰收回了台胞證，接過簽轉單。東航倒是很乾脆地安排了十點四十分的班機。「給您的是最後一個位置了」，櫃台職員平淡的聲音裡，不帶一點表情。

7.

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一個專案辦公室裡，副處長伍維平的手機和桌上的白色電話並排放著，一整晚兩支電話交替響著。如果是手機響起，伍維平會拿著它到門外，部下只能偶爾聽到門口傳回來的聲音：「在KTV那兒等著他。」或者「控制住KTV經理，看這傢伙還會去找誰接應。」

驢肉火燒、包子、豆漿、農夫山泉……宵夜堆滿了一桌子。原本一大袋子驢肉火燒還剩下三、五個，一個部下拿起袋子：「領導來一個？坐了一晚上餓了吧？」這位平日大口喝酒、大塊吃肉的長官，今天晚上連水都沒喝過。

「你們吃吧，我不餓。」伍維平搖搖頭，他對著會議室裡的江澤民照片出了神。結案在即，大魚眼看就要落網，但伍維平沒有一絲興奮神情。想起自己衝進馮潼「工作室」時，老人靜靜起身，語氣平靜：「你們來了嗎？我跟你們走吧。」伍維平不敢和他四目交接，彷彿自己才是罪犯。

電話鈴聲愈來愈急促，一個晚上，伍維平否決了五次動手抓人的提議，「不急，看看他要去哪裡，見什麼人。」

接著到天亮都沒有動靜，伍維平背靠在一張木椅子上，雙腳放上另一張木椅。領導不去就寢，六、七個底下人也只能趴在桌上補睡。每半個小時，伍維平的手機就會響起簡訊「叮」的一聲。哪怕是假寐著，伍維平都會拿起來看一眼，再閉上眼睛。一直到天色濛濛亮，電話突然鈴聲大作。伍維平坐起身，把部下送上來的推到一邊，抓起電話：

「他出門了？！不要跟丟了。確定他去哪裡之後馬上回報。如果是回香港，就動手抓人，但留神不要讓他上香港飛機，在那裡抓人很麻煩。」

會議室又安靜了下來，但空氣愈來愈凝重，像在壓力鍋裡。

「伍處，姓黃的確定要回香港了。」一個平頭精幹的年輕小夥子放下電話朗聲回報。

「現在他在哪裡？」伍維平眼神亮了起來。

「買了往香港的票，馬上要上飛機。小劉想辦法讓他上了東航，我們行動比較方便。如果上了港龍，還要知會香港警察，囉嗦得很。」「幹得好，讓小劉帶全組人馬上到

機場，讓他上飛機，如果機上有同夥就一起收了。抓人時麻利一點，不要驚動其它人。」

接下來四十分鐘裡，會議室沒有一點聲音。直到伍維平的電話再響起來，是部下的回報：「沒問題，截住了，就他一個人，正在帶回去。」

8.

洗浴中心休息區紅絨的布面的沙發觸感柔軟，但散著一絲絲霉味。他半躺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，上半身蓋著一條大毛巾。看起來打著盹，但右手緊緊抓著一支嶄新的手機。一夜過去，理論上手機鈴聲隨時可能響起來，要他接上一個指定的人，靠著外頭那部粵港車牌的奧迪，把他送香港任何地方。

或者，解除待命，返回香港。「怎麼樣都好，給我句話吧」，他心裡喃喃自語。等待，是最煩人的事情。

正在左思右想，他感覺有人走近他身邊。睜眼一看，是兩個身穿休閒便服的高壯男子，開口輕聲細語，語氣間卻不容商量：「我們奉命來找您，穿上衣服跟我們走一趟吧，這裡進進出出的人多，拉拉扯扯不好看。」

9.

「組長！組長！電話紀錄會辦。」值日的戰情官追著胡聞天，把一本電話紀錄遞到他眼前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胡聞天停下腳步，焦燥的問了一句。

「有個人剛打電話到總機，說他在上海飛香港的飛機上，看著一個男人被帶下機，男人說是情報局的……」

「知道了，我在忙。」胡聞天打斷了戰情官，匆匆看了一眼電話紀錄本，簽完字轉身快走。十五分鐘後開損害評估會議，局長在等著報告。他心裡只想著一件事：這個被形容為「鎮山之寶」的玄武案，被共產黨一鍋端掉了嗎？